

通志

一百八



藝術傳第一

通志一百八十一

自史記作司馬季主扁鵲倉公等傳而後漢因之遂有方術傳晉周隋謂之藝術後魏謂之術藝北齊謂之方技今起春秋列國訖隋總謂之藝術云

春秋國語

周

伯陽父

史伯

內史過

內史叔興

內史叔服

伶州鳩

史記

通志藝術傳目錄一

魯

魯

梓慎

晉

史蘇

梁小招父

卜偃 辛廖

董因

師曠

士文伯

史趙

史墨

秦

卜徒父

醫和後

鄭

裨竈

史記

司馬季主

扁鵲

倉公

後漢

任文公

郭憲

許劭

高獲

伏休

通鑑卷一百一

王喬

謝夷吾郭鳳

楊由

季南南女

李郃郃

段駉

廖扶

子像

樊英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化

吳普 魯女生

樊阿 徐登

冷壽 趙炳

管虞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張韶 壽光侯

魏聖卿

羅夏意

甘始

東郭延年 封不達

王真

郝孟節

王和平

周

伯陽父者周大夫也幽王二年西周二川皆震伯陽父

二百廿七

通志藝文行傳目錄第一

三

曰周將亡矣天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右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矣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果為犬戎所殺周遂東遷焉

史伯者周太史也鄭桓公爲司徒之時其得周衆與東  
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乃焉其何所可以  
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偏也當成周  
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  
洛泉徐蒲西有虢號晉隗霍陽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  
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豈日蠻荆戎狄之  
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頽之間乎是其子  
男之國號鄆爲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且各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而加之以貪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焉

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  
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弊補舟依豎歷  
華君之士也若則華後河左洛右濟主菜騁而食溱洧  
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  
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糾叔熊逃難於  
濮而蠻季糾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也  
又甚聰明協和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命十世不替  
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夫黎爲高  
辛氏火正以淳燿敷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

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尊  
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者也夏禹能  
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干  
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  
皆為王公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財  
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  
為夏侯伯矣大彭豸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  
蘇顧溫董董姓驩夷豸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豸韋  
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鄩鄩路

偏陽曹姓鄒莒昆吾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  
也而又無今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辛  
姓乎辛姓變越不足命也蠻辛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  
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  
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  
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  
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  
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郊之間其家君侈驕其民怠沓其  
君而未及周德君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

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  
豐盈而近頑童窮困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  
繼以地平地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禪同  
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  
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  
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  
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非物收經入行姦極故  
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  
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  
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  
聽物一無文味一無異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  
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諛之人  
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  
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  
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  
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謡曰壓弧箕服實亡周  
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



之小妾生女而亦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  
天之命此夕矣其又何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  
褒久之神化爲一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卜殺之幽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  
吉乃布幣焉而告之龍亡而祭在櫝而藏之傳郊之  
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小幃而謀之化爲玄龜以入于王府  
府之童妾未旣亂而遭之旣筭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  
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

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爲入於王  
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  
此夕矣其爲毒也大矣不使候涇得而加之焉毒之酋  
腊者其殺滋速申繒西戎方疆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  
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  
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冒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  
戎方將得申申呂方疆其愛太子亦心可知也王師  
若在其殺之亦必然矣王怒父號公從矣凡周存亡  
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

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甘孰與對曰臣聞之武實能  
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也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  
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之  
其孰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得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  
雋也且夫其將興乎公訟乃東寄幣與賄號鄆受之十  
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號鄆鄆蔽補舟依縣歷華也後桓  
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  
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  
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莊襄於是  
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信於是乎小伯

大傳四十七  
小州七

通一八月藝術傳第一

八

楚蚤冒於是乎始啓濮

內史過者周大夫也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  
內史過曰是何故一曰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  
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  
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  
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  
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  
蠲而民有遠志且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  
苛虐而降之禍且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

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杌  
次於丕山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  
杜伯射王於鄩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  
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  
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  
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  
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  
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  
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王  
寫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  
三乎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  
一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王鬯往獻焉  
二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  
三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  
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  
號公勤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  
乎十一年晉取號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  
命曰玆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

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  
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  
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  
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  
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  
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被除其心以  
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蒞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  
以行之被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  
制義庶乎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

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虛  
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  
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  
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  
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  
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徹其官庶  
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  
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  
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

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  
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魯魯沐湯保存  
刑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  
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  
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  
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夫  
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二年而立晉侯  
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謂秦人

殺子金子公

通志同藝術傳一

十一

內史叔與者周大夫也亦曰內史與襄王八年王使叔  
與聘于宋時有六鷁退飛過宋都宋襄公以問叔與曰  
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  
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晉文公之  
始立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叔與賜命焉上卿逆  
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

也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  
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

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叔與歸以告王  
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  
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  
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  
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  
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  
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  
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  
喪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  
之盟於是乎始霸

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  
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二十六年立晉  
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  
內史叔服者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即位王  
使叔服如魯葬僖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  
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取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國襄王三十三年穆伯奔莒魯人立穀是為文伯文伯  
立穆伯自莒復于魯文伯奉其供養二年穆伯復盡室

以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復求入將來卒于齊惠叔竟收葬之文伯之子曰孟獻子於魯稱三家焉頃王六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悉如言焉伶州鳩者周樂官也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諫以爲不可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然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六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

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尚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

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  
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和  
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  
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  
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  
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於是復問鍾律於冷州鳩  
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鍾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  
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

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蕤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三曰沽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  
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定  
者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  
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  
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  
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  
細鈞有鍾無罇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鍾甚大無鍾



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龠平則又又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馬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禘也。歲之所在則歲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禘人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龠其聲於是亦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族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谷民也。嘉其言而不用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龠王謂伶州鳩曰鍾

果齟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齟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齟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伶州鳩退而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窵大者不擻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窵則不咸擻則不容心是以威感實生

大正二十六年

通志周襄王傳一

十六

疾今鍾擻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齟

襄弘者周大夫襄叔也景王十四年王問於襄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

歲也歲在豕韋

景王二年蔡世子般殺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

弗過

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景王十六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

是歲也楚靈

王召蔡靈侯於申執而殺之遂滅蔡後二歲楚人弑靈王平王即位以蔡靈侯之孫廬歸于蔡四復其國景王

三十一年春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  
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  
於王都不亡何待景王崩敬王立尹氏與毛得立王子  
朝於王城是為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敬王二年八  
月地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周之亡也其二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  
王必大克四年晉人納敬王於王城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後皆見殺

### 魯

梓慎者魯大夫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  
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蓄陰不堪  
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  
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旣而宋鄭果饑昭公十五年  
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  
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茲事乎二月癸酉禘  
叔弓蒞事齋入而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必  
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立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十一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夏六月戴桓之族華氏向氏作亂誘殺羣公子劫元公質其太子母弟焉冬十月元公伐華向氏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明年三子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又明年三子自宋南里出奔楚宋亂始定如其言焉是歲蔡侯廬亦卒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

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絕將積聚也是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而梓慎之占或失先是昭公之七年楚靈王成章華臺召諸侯而落之使遠啓彊召昭公公將行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道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違孫也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卒如楚而其言亦不驗云

晉

史蘇者晉之卜史也晉獻公五年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掙交掙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

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大驪戎之殺女  
曰勝而不言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  
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  
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  
無肴抑君亦樂其言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  
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  
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  
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

三十七八

道志晉書卷一百一

三

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  
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  
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  
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郟人召西戎以  
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  
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  
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卦言宅也  
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  
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諸夏

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既而驪  
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謂使太子申生主曲沃公  
子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微無辱之故公  
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  
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  
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放之故莫不盡忠極勞  
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  
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疆  
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

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  
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  
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而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  
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  
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文戎  
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  
難本矣獻公之策嫁伯姬於秦也史蘇占之曰不言其  
繇曰士刖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  
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

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血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  
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虐惠公六年與秦穆公戰  
于韓原晉師敗績秦獲惠公以歸惠公在秦曰先君若  
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子曰龜象也策數也物  
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  
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初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  
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  
一女招父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

云云

通志心學卷之八

共二

曰妾及秦人歸惠公惠公以子圉質秦妾為秦宮女焉  
圉至秦穆公亦以女妻之六年圉逃歸于晉惠公薨圉  
立是為懷公明年文公入使人殺懷公于高梁如其繇  
云

卜偃者晉掌卜大夫也亦曰郭偃獻公卜伐驪戎遇兆  
揆以銜骨齒牙為滑既而獲驪姬史蘇謂晉必由俘女  
亡國當如三季之世卜偃曰不然夫三季王之亡也宜  
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遵流忘而行無所不疚是  
以及亡而不獲追鑒入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卜大



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寧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之以齒牙口弗聽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徂也不能為骨而祗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丑石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獻公十年六年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人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以大以從盈數

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  
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後魏果得國十  
九年獻公伐虢滅下陽明年虢公敗戎于桑田卜偃曰  
虢其亡乎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大功是天奪之鑒而益  
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二十二年八  
月晉師圍下陽獻公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

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丙子三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  
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二十六年  
獻公薨奚齊立里克殺之及其弟卓子惠公以地賂秦  
及以田賂里克平鄭於是秦人入惠公而里克納之惠  
公既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  
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徃終逢其外喪田不懲  
禍亂其興既里克死禍公隕於韓卜偃曰善哉夫衆口  
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

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惠公  
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  
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  
斯無刑偷居待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  
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  
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也鎮撫國家爲王妃也卜  
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  
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  
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乎

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若入必  
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  
術也光明之曜也紀言以叙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昭  
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惠公既殺里克而  
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卜偃聞之曰不  
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  
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  
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  
人殺冀芮而施之惠公五年秋八月晉沙鹿崩卜偃曰

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六年冬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惠公爲秦所獲既而歸之十四年惠公薨懷公立明年文公入誅懷公于高梁是歲也周襄王以叔帶之難出奔鄭文公二年秦穆公帥師于河上將納王於是乎文公將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遂辭

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而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其後文公問於卜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九年文公薨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襄公元年秦伐鄭襄公墨衰經遂敗秦師于穀云

董因者晉大夫也周太宰辛有之後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焉晉惠公十四年薨秦伯納文公重囚

文公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  
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所以興也今君當  
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  
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  
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得麥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  
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麥入皆  
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已而果然  
師曠者字子野晉樂太師也晉平公三十二年冬楚公子午  
師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言吾驟歌此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其在君之德也既而楚  
師多凍役徒幾盡二十四年春有石言於魏掄平公問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  
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  
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虎祈之宮叔向曰子野  
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  
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言是出

唯躬是瘁等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是官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初衛靈公將如晉次  
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其哀使師滔以琴寫之謂之新  
聲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  
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  
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其後平公覓說之師曠  
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  
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  
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  
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士文伯者晉大夫伯瑕也晉平公二十二年三月鄭人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五月而火昏見士文伯曰  
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乎辟焉火  
如多豕之不火何爲八月丙戌鄭果災明年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曰食對曰魯  
衛惡之衛大魯小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  
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  
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歲冬十月辛  
酉衛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魯季武子卒  
平公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  
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宜畏終也如是  
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  
寡人愿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  
日焉

三、五九

通志平襄行傳一

廿

史趙者晉太史也晉平公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  
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發  
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  
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走問  
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  
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及虺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史趙曰又有二  
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一焉二

千六百有六旬也二十四年十一月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帝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五年楚平王復封陳傳三君五十二年而後亡陳亡而子孫興於齊其後遂代有齊國晉昭公元年魯昭公之母齊歸薨公不感

晉之送葬於魯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十五年昭公果孫于齊晉定公二十六年宋人伐鄭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日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卜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



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明年齊人弒悼公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蔡墨者名黜晉太史又爲趙簡子史故曰史墨晉頃公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

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川豢夷氏其後也故帝舜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皆有雄雌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多享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  
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  
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  
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六  
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  
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  
社稷有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  
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二祀也顓頊  
氏有子曰摯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  
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獻子曰善  
晉定公元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  
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曰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  
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  
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譎火勝金

故弗克至期果然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魯昭公  
薨于乾侯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  
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  
三有五有陪有貳故天有二辰地有五行禮有左右各  
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  
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  
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

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  
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  
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  
人之言文在共季曰友遂以命之既而有大功於魯  
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  
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故在季  
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簡子嘗出于螻史墨聞之以大  
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而欲試之茲聞簡

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虜而虜  
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遂還他日簡子歎曰吾願得范  
中行之良臣史墨待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  
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  
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  
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  
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  
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  
主焉得之矣夫二三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  
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  
實過矣

### 秦

卜徒父者秦之掌龜卜者也秦穆公十五年將伐晉使  
卜徒父筮之言曰涉河侯車敗穆公詰之對曰乃大吉  
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夫三去之餘獲  
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  
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  
待及戰三敗晉師于韓果獲晉惠公以歸

醫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景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殫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蓄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其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弱惑亂之所由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也趙文子卒十年而平公夢先是曾景公之十九年公疾病亦使求醫於秦秦桓公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一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亦厚為之禮而歸之無幾而景公薨或曰緩即和也音訛耳

鄭

禘竈者鄭大夫也鄭簡公二十一年秋八月禘竈曰今茲

三百五十二

通志秦鄭藝術傳一

卅七

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二十四年秋鄭人殺其大夫伯有先是十二年公孫蠆卒將葬公孫揮與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曰禘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至夏伯有死如其期焉二十三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

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歲五及鷓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  
十二年二十四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言於子產曰  
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  
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  
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  
之後七月戊子晉侯彪卒鄭定公五年冬有星孛于六  
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  
瓘筮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宋衛陳  
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  
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  
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史記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  
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  
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  
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

可知矣試之下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  
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  
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  
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  
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  
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言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  
采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止襟危坐曰吾均望先生之狀  
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  
行之污乎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

三九

道志心之記事術傳

三九

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  
誰也今何以卑污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  
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  
不當故謂之污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相誇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  
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污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  
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  
日月疵瑕言凶則不能託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



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  
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  
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  
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  
罪也雖累辱而不媿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  
疵而前臧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  
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  
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  
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

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  
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言民虛公  
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  
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  
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  
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  
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  
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鷓鴣巢之與鳳凰翔乎  
蘭芷莛芎藭棄於廣野蒿藜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

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  
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  
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  
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  
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  
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  
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老子以養其親  
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千百錢病者

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  
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千百錢哉此老子所謂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  
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  
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  
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  
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  
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  
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

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  
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  
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  
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  
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  
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  
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故騏驥不能與罷驢  
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  
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群  
三六

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鳴  
鳴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正乎無  
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  
也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  
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  
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  
不見奪精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  
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  
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

萬曆十七年

通志

第

萬曆十七年

通志

第

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  
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  
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  
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陰入陽支蘭藏  
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斃中之時  
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  
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  
以八減之齊和熨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  
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

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  
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問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  
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  
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  
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  
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  
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遂骨髓雖司命無柰

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和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趙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大醫令李

三九二

道一亦且竟無行傳一

四十六

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之後世言服者由扁鵲云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善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二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

之言乃隨父兩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過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二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



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齧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貢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齧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

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蕪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

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過  
心主故煩慙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  
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  
病衆醫皆以為廢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  
人不得前後泄循曰不得前後泄三日矣臣意飲以火  
齊湯一飲得前泄再飲大泄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  
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  
大而數數者中下泄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  
故曰湧疝中泄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

三十七八

通志卷之七十一

四九

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  
當浴流水而寒其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  
楚至莒縣陽西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  
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  
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  
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二飲病已  
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  
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開

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  
治一時即轉爲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  
痺安得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  
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澹澹者去衣而  
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  
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  
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  
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  
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

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當狂走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  
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  
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  
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  
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  
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  
弊者不當關灸鏡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  
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  
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

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  
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  
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  
死矣齊中尉潘蒲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  
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  
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  
所以知潘蒲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  
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兒瘕氣也以次相乘故  
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  
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陽虛侯相趙章  
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中寒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風  
者飲食下嗝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  
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  
內風氣也飲食下嗝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  
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  
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蹇曾滿卽爲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  
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習滿汗出伏地者切其  
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齊北宮司空命  
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  
脈臣意診其脈韌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澀而溺赤  
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  
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  
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  
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

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  
澀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  
即愈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憊臣意告曰熱蹶也  
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  
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  
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  
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  
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  
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

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實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齟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噉菑田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藶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闥門外望

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官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闥門外平與舍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正月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

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  
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  
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  
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  
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  
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  
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薄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  
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  
診如前所以蹶頭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鄉家有酒召  
三十七八

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  
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  
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  
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  
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効之  
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  
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  
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  
效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

侍者韓文病要否有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文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畜而不屬畜而不屬者其來難豎故曰月事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知欲男子不可得也臨畜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蟻瘕爲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二十日如故病蟻得之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

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羸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溽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溽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溽于司馬病爲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溽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



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脈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澁血死即後十一日澁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畜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澁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

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生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煉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澁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澁亟勿服也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

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鑊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爲癰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

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人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壯疝壯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項處後蹴鞠要癰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

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  
得番陽番陽入虛裏項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壯疝也臣  
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衆多久頗心之不能  
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  
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  
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懸繩案繩墨調陰陽別人  
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  
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  
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  
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新受師方適成師死以  
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其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  
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  
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  
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  
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  
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  
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  
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

之矣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  
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  
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  
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  
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  
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服法曰年二十  
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  
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薰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  
趨也而除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

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  
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  
以適筋骨肉血脈以寫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賢法不當  
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  
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  
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  
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  
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  
所愛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待公前  
悉得禁方幸甚意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  
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  
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留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  
奇非世之所得聞也言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  
肯曰若非其人也胥幽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

亦老矣其家給富時音未往會慶子勇殷來獻馬因師  
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  
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  
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  
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留人宋邑邑  
學士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尚學臣  
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  
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發灸處歲餘留川王遣太倉  
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察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

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  
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  
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  
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  
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  
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  
其順者乃治之心不  
臣意不能全也

後漢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父文孫  
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  
有言越舊太守欲反刺

三五五八  
通志史記卷之七十一

辛一

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  
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

合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  
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

害人者因起駕遠驅諸從事  
不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

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  
呵天大旱文公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  
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

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  
大船百姓咸聞頗有為防

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  
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

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  
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

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  
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

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又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小大負糧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

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少

師事東海士仲子時王莽

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

諫曰禮自來學無有往教

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

仲子曰三公至重不敢

違之憲曰今正講業且當訖事

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

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

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

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

于東海之濱莽深忿

憲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

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

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空

祭光祿勳從駕南郊憲

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澗執法

奏為不敬詔問其故

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此終

齊果上火災與郊同

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

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

通志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敵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瞽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信不虛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

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踈江決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願以一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頻年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聽遂共譖楊



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為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少游學京師與光武素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

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還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二部督郵明府自此出到二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于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

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焉乃詔尚方訖規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欲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之而人無知者百姓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能爲祟帝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賊釁倫使夷吾收按其罪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切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鬼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舉孝廉爲壽張令稍遷荊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且乞遜位以授之後夷吾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

史上其儀序失中有吳國曲左轉下邳令豫尅死日如期果卒物其子曰漢末大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

楊由字哀侯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

三五考

通志後漢魏晉傳一

六十六

哺

音哺當作柿音孚廢反

太守以問由由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

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苞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二行便宜嚴駕旣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且日稜延

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有驛使齎詔書原停驂事南問其  
遲留之狀使者曰向渡宛陵浦里坑馬踈足以是不得速  
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明  
家術為由奉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  
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  
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  
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上  
郃襲父業游太學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莫之

通志後漢藝術傳一

二十七

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  
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  
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  
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郃何以知之郃  
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其  
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  
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  
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顯權驕  
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

太守固遣之卻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卻遂所在留遲  
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誅凡交  
通憲者皆為免官唯以太守不豫焉卻歲中舉孝廉  
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表袁敞為司空數陳  
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訖事免安帝崩北鄉侯  
直後為司徒及北鄉侯病卻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真  
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卻功不顯明  
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程醜上卻  
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卻涉都侯辭  
讓不受在八年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冑獨制服心喪  
三年時人以此之冑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常慕周化沉閔  
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卻子固已見前傳為  
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  
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  
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  
學者雖未之必預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  
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

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究其要術辭歸鄉里醫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竹筒中告生曰有急發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搗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醫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

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千斛悉周急宗族親姻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卒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

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  
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  
益產業何為坐目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  
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外道家所忌今  
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  
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  
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  
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二輔習京氏易兼

大正五十九

通志後漢藝文行傳一

七十一

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  
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  
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  
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激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  
有從蜀都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  
雨火遂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  
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  
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惟郎宗楊倫到洛陽英  
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百備禮玄纁徵之復

固辭疾篤乃詔責切郡縣駕載上道英至得已到京猶  
稱病不肯起詔彊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  
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  
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  
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  
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  
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  
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  
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

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二月天子乃爲  
英設壇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  
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  
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  
牛酒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曰勿聽  
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  
策談者以爲失望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旣而謂英曰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  
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身受辱



祿又不聞丘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英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官人爲司徒陳郡郟廵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唐檀子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

三百四十八

通志後漢藝文行傳一

三

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曰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陰王爲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二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以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童兒不好

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元銑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  
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  
呼穆者二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  
誦經自若終亦無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  
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  
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  
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為也後舉孝廉以  
高第為主事遷緡相緡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  
多不法廢嫡立庶傲狠放恣穆到官諷曰臣始除之日

三十八

通志卷之八

七十三

京師咸謂臣曰緡有惡侯以乎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  
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  
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  
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發其庶子還立適嗣其舍頭  
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涕泣為謝多從其  
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  
場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  
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  
三輔以東皆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

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民歡心  
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  
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  
乃謁太山請命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遂著易林至  
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  
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象曼曰  
三歲之後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後五  
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

通志後漢書卷之七十四

七十四

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果如其占其餘  
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二年琅邪賊勞丙與  
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  
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校鉞將兵督州郡合討  
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宜  
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  
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  
究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  
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  
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  
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任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  
之果以破賊於是以此表聞又說其人既有粹慎焦董  
之識

焦延壽  
董仲舒

宜翼聖朝咨詢竒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

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  
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大史令侍中出為漢中太守公事

三百四十五  
小五十一

通志後漢藝文行傳一

一五

免後拜尚書卒於官私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  
玄問颺此何祥也對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  
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  
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陽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  
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  
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  
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  
冠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汎江夏太守公事免

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二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違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俱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

通志

後漢藝行傳一

七六

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寢秋夢之善貶織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脗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文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

歎息稱善王在愛不矜雖貧賤斯養必盡其心力而  
治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  
王即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  
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  
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  
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  
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  
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  
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

大三百二十一

通志後漢書循傳一

二十七

### 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粵游學徐立兼通數經  
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  
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舉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  
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九  
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  
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  
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  
月之間皆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

化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  
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丑世  
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  
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汗不出佗曰  
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  
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  
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  
明日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  
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

三〇七八

通志後漢藝文傳一

十六

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持將還載歸家中  
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  
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  
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  
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  
祖針胃管訖便苦欬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  
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  
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  
胎陽氣內養乳守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

物女宛九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屢整其手呻吟  
無賴佗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  
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  
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  
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  
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  
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以車載欲往就醫佗  
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泔糞  
甚酸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三六

通志後漢藝術傳一

七九

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  
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  
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  
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  
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嗔恚甚吐  
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  
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  
當盡不足故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  
下車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忍患曾中頤



薄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疝  
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  
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膈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  
三年當發遇良醫乃可救登至期果疾動佗不在遂死  
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  
差有人病兩脚蹇不能行輦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  
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  
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  
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李將軍妻病

呼佗視之佗云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身胎已  
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有餘  
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當是兩胎先生者去血  
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躁着母  
脊乃爲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  
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譜但其色黑  
佗之絕伎皆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舊見業意常自悔  
又去家久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妻病數期不及操  
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去

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  
曰佗方術實二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  
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  
佗亦不彊索火燒之操後頭風未除嘗曰佗能愈此小  
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  
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乃歎曰吾悔殺華佗令  
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歎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  
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  
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

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憇而與之乃  
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歲成病  
發無藥而死佗死十數年人有在三龍中見山陽太守  
廣陵劉景宗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手脉之候其  
驗如神云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  
上有瘡癢而不痛割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  
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  
匹以繩繫犬脰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二十餘  
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拽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

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火斷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棒之須更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

三ノ七十八

通志後漢書新傳一

二

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日用冷水及灌二當蒲自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化令蒲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蹶蹶高二三尺蒲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冷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剗腹養藥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剗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先是廣陵吳普彭城繼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

貝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  
是以古之仙人爲導引之事熊經鸕鵒引挽腰體動諸  
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  
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  
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牙齒完堅阿善針  
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交針針之不可過四  
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  
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麩散漆

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  
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麩所而  
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  
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冷壽  
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  
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頽息須髮盡白而  
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土亦自張步家居里落  
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  
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不知所在徐登者聞

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相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旣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先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葉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之見之驚愕炳笑不應旣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

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又市罷翁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之惟長房於樓上觀而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

之人以適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  
酒與鄉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  
不舉翁聞之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  
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隨翁學道而顧家  
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  
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疑遂殯葬之長  
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  
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  
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  
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二蟲臭穢特甚長  
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  
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白雲至矣既至可以投  
葛陂中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土埋一百鬼長房乘杖酒  
吏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  
葛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  
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  
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以首意怒人問其故  
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時常有魅僞作太守

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魁適來而逢長房爲  
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  
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  
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  
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  
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  
長房至東海見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  
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旦入雨立注長房曾與人  
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  
三十七

還他焉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  
耳又嘗坐客使至宛市鮪頭市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  
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蘄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文甲中客在濟陰宛旬有神  
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于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  
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他說遂埋藏  
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  
忍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  
母不覺攬取乃嘗兒也雖七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

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  
皆承風向慕之後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  
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人遽白  
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叩之驢應  
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  
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皆爲設酒脯  
終日不置後因遁去不知所往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  
起從旦至暮如是數日越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  
子訓嘗藥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  
三五六十  
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  
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  
之曰劉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  
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  
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  
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靈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也根  
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自  
觀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



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  
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  
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默而不  
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  
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慈  
於下座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  
槃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拊手大笑會者莫不驚操曰一  
魚不周座席可更得乎慈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

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自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  
曰旣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且慈曰亦可得也操恐其  
近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一端  
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  
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  
許人慈乃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皆醉飽  
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耳操懷不喜  
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  
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

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  
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  
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  
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日  
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止寢至日中  
果死

上成公自有必縣人也其初行乂而不還後還語其家云  
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

云陳寔韓韶聞見其事

解奴辛張貂者亦不知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  
由門戶奴辛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  
善爲丹書符効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  
鬼神交通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効百鬼衆魅令自  
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効之得大蛇數丈  
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  
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於其間帝聞而徵之  
乃試問曰吾殿下夜半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

豈能効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畜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左慈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百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亦血節者皆上黨人也真字叔經年且百歲餘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五岳名山悉能行

三十八

通志後漢藝術傳一

九十一

胎息胎食之方漱舌下泉而咽之不絕房室血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一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家室爲人質講不妄言似士君一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北海人也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采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言仙藥焉

藝術傳第

通志一百八十一



